

文学讲稿

申慧辉等
纳博科夫
著 译



文学讲稿

申慧辉等
纳博科夫
著 译



责任编辑：袁 春

封面设计：孙凤娉

Vladimir Nabokov
LECTURES ON LITERATURE

文学讲稿

WENXUE JIANGGAO

〔美〕纳博科夫 著

申慧辉等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6.5印张 339,000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定价7.50元

ISBN7-108-00320-1/I·79

南开大学翻译中心编选

主编：郝庆华

副主编：庞秉钧、张迈增、刘瑛生、冯贵炯

香港岭南大学基金会资助

中译本序言

申慧辉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一八九九——一九七七)是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一个语言天才。他出生在俄国,儿时就掌握了英语和法语,对语言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力。这种能力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颇有影响。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及至揶揄的模仿,扑朔迷离的象征,深藏若虚的暗示,以及随心所欲、变化多端的技巧,为当代英语文学增添了一笔丰富的色彩。

纳博科夫早年用俄文从事文学创作,一九四〇年移居美国后开始转用英文写作。一九五五年《洛丽塔》问世,为他带来广泛声誉。此后他专事创作,并将早期作品译成英文。他是一位多才多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长篇小说十七部,诗歌四百余首,短篇小说五十多篇,并有诗剧、散文剧及译著数部,其中包括对译著的研究和详注。

纳博科夫曾自诩为康拉德式的大作家,这也许可以算作他的自我评价。实际上,他和康拉德是不同的。谈到康拉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对生存的严肃探究,对人性的深刻认识,而说到纳博科夫,最突出的莫过于他的幽默和机智,以及他那超群的语言才华。然而,仅仅看到纳博科夫的文学才华和创

作成就还不足以了解其人其作。他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人，他的社会存在和生活经历对他有着不容忽略的影响。他是一个“白俄”，苏联十月革命爆发后随全家流亡国外。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使他敌视社会主义苏联，尽管这并未妨碍他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不过，他在文学创作中不涉及政治，避免正面谈论人生哲学，大概与他的这些经历不无关系。

纳博科夫崇尚纯艺术。他称文学作品为神话故事，强调作品的虚构性。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他的艺术观。对于他的艺术观，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在文学创作中，艺术高于一切，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要比作品的思想性和故事性更重要。拿这个观点去分析他的作品，无论是曾被冠之以“淫书”的《洛丽塔》，还是迷津遍布、极尽嘲弄讽刺之能事的《微暗的火》，就都不致于感到迷惑或不解了。

了解纳博科夫的艺术观，有助于阅读这部《文学讲稿》。不同于他的文学创作，在这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以简洁明晰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方式，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所讨论作品的看法。可以说，观点鲜明、独到是这部《文学讲稿》的一个特点。《文学讲稿》的另一个特点是，从本文出发，从分析作品的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入手，抓住要点，具体分析，充分突出了作品的艺术性，点明了作品在艺术上成功的原因。《文学讲稿》还有一个特点，即较多地引用了作品的原文。这一方面保留了此书原为课堂讲稿的本色，另一方面也具体说明了作者的见解是如何形成的。饶有意味的是，经过纳博科夫的讲解，作品中那些原来并未显示出深长意味和特殊价值的文字，就象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的珍珠，骤然发出绚丽的光彩。

说到这里，似乎有必要重提一下纳博科夫的才子气质。纳博科夫是一个聪慧敏感、才气四溢的艺术家。他的文学及语言修养是超乎常人的。不仅如此，他在昆虫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又培养了他的逻辑性和严谨性。因此，在他的身上，艺术家的气质和科学家的特点巧妙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也正是他的这些品质使他分析起结构复杂、内容丰富的文学名著时，如鱼得水，应付自如。无论是普鲁斯特对逝去年华的繁复追忆，还是乔伊斯笔下错综迷离的人物、事件，都能得到明白的解析。不仅如此，纳博科夫以其聪睿的感知力，在分析具体作品的同时又点出了作品之间的承继关系，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尤利西斯》这部奇书的出现不仅应归功于它的作者乔伊斯，它也是历代文学家多年的创作经验和成就的积累与沉淀；而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运用的多声部手法，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文学讲稿》是以纳博科夫在五十年代的文学课讲稿为基础的。那个时代正是新批评理论在西方文评界盛行的时候。可以说，《文学讲稿》注重对本文的分析恰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那么，对于八十年代末的中国读者来说，《文学讲稿》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提示呢？它也许会促使我们进一步增加将文学理论的研究具体运用于作品批评的自觉性。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注意到，国外文评的新流派、新理论已经被陆续介绍到我国，理论专著也已有不少被译成中文；但是，在如何具体运用现代语言学等新学科给文学批评带来的各种新角度、新方法和新成就方面，我们的介绍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这就使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和借鉴他们的那套“方法学”。《文学讲稿》可

说是运用新批评理论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的一个范例。它的作者是当代的著名作家，被评论的作品都是世界知名作家的传世佳作，而且讲稿观点鲜明，分析具体，是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的——尽管此书本身并非没有短处。

倘若这部书能给读者以启迪和思索，能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作为艺术手段之一的语言是多么地丰富，又是多么地富于变幻，它具有多么复杂的功能和可以开掘的表现形式，在文学艺术的殿堂里发挥着何等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翻译此书的目的就实现了。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申慧辉 1
前言	[美]约翰·厄普代克 1
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	[美]弗·纳博科夫 19
一 简·奥斯丁	27
《曼斯菲尔德庄园》	
二 查·狄更斯	97
《荒凉山庄》	
三 居·福楼拜	185
《包法利夫人》	
四 罗·路·斯蒂文森	246
《化身博士》	
五 马·普鲁斯特	282
《斯旺宅边小径》	
六 弗·卡夫卡	337
《变形记》	
七 詹·乔伊斯	381
《尤利西斯》	

前 言

〔美〕约翰·厄普代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出生于一八九九年，生日与莎士比亚相同^①。他的家庭是圣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的一户富裕的贵族。实际上，他家族的姓氏可能出自阿拉伯文中与此词同根的“nabob”一词，这个姓氏是十四世纪时由鞑靼王子纳博科·穆尔扎带入俄国的。十八世纪以来，纳博科夫家族的成员一直出任军界及政界中的高级官员。我们这位作家的祖父德米特里·尼科拉耶维奇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三世的司法大臣；其子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放弃了可能在宫廷里任职的前途，却以政治家和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了那场注定要失败的俄国立宪民主的斗争。这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勇敢的自由主义者于一九〇八年被捕入狱，被关压了三个月。然而他一如既往，依旧将他和他的家庭生活维持在上等社会的奢侈水平上：他们或住在他父亲在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海军部大楼地区盖的那幢市内宅第，或住在乡间别墅维拉，这幢别墅是他的妻子作为嫁妆的一部分、从极其富有的娘家鲁卡维什尼科夫家族带过来的。弗拉基米尔是他们的第

^① 即四月二十三日。

一个活下来的孩子。他的弟弟妹妹们证明说，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护和关心是最多的，无人可及的。他年少早慧，活泼而有生气，儿时多病但后来体格强健。他家的一位友人还记得，他是一个“身材细长、比例匀称的少年，生着一张富有表情、充满生气的脸，一双追根问底的慧眼，眼中总闪着嘲弄人的火花。”

弗·德·纳博科夫是一位有些亲英的人，他的子女不仅学习法文，还学习英文。他的儿子在回忆录《讲吧，回忆》^①中自称：“我在能够阅读俄文之前就学会阅读英文了。”他还记得小时候那“一连串的英国保姆和家庭教师”，以及从不间断的、有趣的盎格鲁—撒克逊手工制品：“各种各样好吃好玩的东西从涅瓦大街上的英国店铺里源源不断地来到家中：水果蛋糕、鼻盐、扑克牌、拼图游戏、带条纹的运动茄克、滑石粉色的网球。”在这部《文学讲稿》里所提及的作家当中，狄更斯可能是他最早接触的一位。四十年之后，纳博科夫在给艾德蒙·威尔逊^②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父亲是一位狄更斯专家。有一阵子，他大段大段地对我们这些孩子朗读狄更斯的作品，当然是英文本的。”“也许当我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时……在乡间别墅度过的阴雨连绵的夜晚里，他对我们朗读《远大前程》，使我后来从精神上抵制重读狄更斯。”是威尔逊在一九五〇年将他的注意力转向《荒凉山庄》的。纳博科夫曾对《花花公子》的一位采访记者谈起他在少年时代所阅读的书籍：“在圣彼得堡度

① 弗·德·纳博科夫的回忆录，作于一九五一年。

② 艾·威尔逊（一八九五——一九七二），美国文学评论家。

过的十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五年时间里，我所读过的英文、俄文和法文的小说及诗歌肯定比我一生中任何一个其它五年当中都读的多。我特别欣赏威尔斯、坡、布朗宁、济慈、福楼拜、魏尔兰^①、兰波^②、契诃夫、托尔斯泰、以及亚力山大·勃洛克^③。对于另一个层次的作品，我的英雄人物是斯卡利特·平珀乃尔、菲利斯·福格^④和夏洛克·福尔摩斯。”这后一类作品可以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纳博科夫在他所讲授的欧洲经典作品的课程中，包括了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他选择了这个维多利亚晚期的雾气缭绕的哥特式作品尽管很让人惊讶，但讲稿却是十分引人入胜的。

那位身体强壮、一直受到怀念的家庭教师“法国小姐”，在小弗拉基米尔六岁的时候就来到纳博科夫家居住。她用流畅的语调向她的学生朗读法国小说，“她那纤细的声音极快地读着，从不减弱，从不停顿，也从不出错。”虽然《包法利夫人》不在她开列的书单上。“我们读了所有的作品：《索菲的不幸》^⑤、《八十天环游地球》、《小东西》^⑥、《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以及其它许多”。毫无疑问，《包法利夫人》是家中藏书之一。一九二二年在柏林一家剧院里，弗·德·纳博科夫被

① 保·魏尔兰（一八四四——一八九六），法国诗人。

② 阿·兰波（一八五四——一八九一），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③ 亚·勃洛克（一八八〇——一九二一），俄国象征派诗人、戏剧家。

④ 菲·福格，法国作家居·凡尔纳（一八二八——一九〇五）的作品《八十天环游地球》（一八七三）中的人物。

⑤ 法国女作家塞居尔伯爵夫人（一七九九——一八七四）的作品，作于一八五九年。

⑥ 法国作家阿·都德（一八四〇——一八九七）的作品，作于一八六八年。

毫无意义地杀害^①了，这之后，“一位和他一起骑自行车去黑森林旅行的同学把《包法利夫人》寄给我的寡居的母亲。我父亲当时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书的衬页上写着‘法国文学中一颗卓绝无比的珍珠’——这个评价至今仍然适用。”此外，在《讲吧，回忆》中的另一处，纳博科夫提到他阅读描写美国西部人的爱尔兰作家梅恩·里德的作品时的欢喜心情，并提到梅恩笔下一位被围的女主人公手里拿着长柄眼镜：“后来我发现，那个长柄眼镜在包法利夫人手里，然后安娜·卡列尼娜又拿了它，再之后它成为契诃夫笔下那位有叭儿狗的女士的财产，并且被她丢在雅尔塔的码头上。”他大约是在什么年纪首次阅读福楼拜研究通奸的经典作品^②的，对此我们只能加以猜测，可能年纪并不大。他第一次阅读《战争与和平》时才十一岁，那是“在柏林，我们那套昏暗的洛可可风格的公寓里，门窗对着黑暗潮湿的后花园，花园里长着落叶松，我坐在土耳其式沙发上，落叶和书中的格言一起，永远保留在书页中间，就象一张旧名信片。”

就在十一岁这一年，一直只在家中由家庭教师教育的弗拉基米尔，被送进圣彼得堡一所相对而言还算进步的铁尼塞夫学校。在那里，老师指责他“不适应环境，‘好表现自己’（主要是在俄文作业里处处点缀上英文和法文字眼，这些字眼是我自然而然想到的）；以及我拒绝使用洗手间里又脏又湿的手巾和打架时我用指节击人，而不象俄国职业拳击手用拳头的

① 弗·德·纳博科夫系为右翼君主主义分子所暗杀。

② 此指《包法利夫人》。

下侧象打耳光那样挥拳。”铁尼塞夫学校的另一位名叫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的男学生，称那里的学生是“小苦行者，专为孩子们办的修道院里的小修道士。”俄国文学的学习重点是中世纪俄文；拜占庭的影响，古代的编年史，接下来是对普希金的深入学习，及至果戈理、莱蒙托夫、费特^①、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在教学大纲之列。至少有一位教师给这位年轻的学生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弗拉基米尔·希皮厄斯，“一位尽管有点深奥、但却是第一流的诗人，我极为钦佩他”。十六岁时，纳博科夫收集出版了一本他自己创作的诗歌集，希皮厄斯“把一本诗集带到课堂里来，对我所写的那些最为浪漫的诗行进行激烈的嘲笑挖苦（他是一个生着红头发、精力旺盛的人），引起大多数同学狂欢般的起哄。”

正当纳博科夫的世界土崩瓦解的时候，他的中级教育结束了。一九一九年，他的家庭成员都成为流亡者。“我和弟弟被安排去剑桥上大学，我们得到的奖学金不是对才智的承认，更多的是对政治磨难的补偿。”与在铁尼塞夫学校的学习很相似，他学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还踢英式足球，写诗，和数名年轻小姐谈情说爱，而且一次也未曾光顾大学图书馆。在他对大学生活的散乱回忆里，他记得有一个同学“彼·姆^②猛地冲进我的房间，带来一本刚刚从巴黎走私来的《尤利西斯》。”在《巴黎评论》的一次访问记中，纳博科夫说出了这位同学的姓名，他叫彼得·姆洛索夫斯基；并承认说，直到十五年之后，

① 阿·费特（一八二〇——一八九二），俄国诗人、翻译家。

② 此为英文名字的缩写。

他才把那本书读完，那时他已“极其喜爱它”。三十年代中期，他和乔伊斯在巴黎见过几次面。乔伊斯还曾参加过一次纳博科夫的朗读会。这位俄国人是临时顶替一位生了病的匈牙利小说家的，听众是一群稀稀拉拉、成分杂乱的人：“令人难忘的安慰来自这样一副奇观：乔伊斯坐在匈牙利足球队员当中，交叉双臂，眼镜片闪着微光。”另一次不吉利的会面是在一九三八年，他们俩人与其共同的朋友保罗和露西·雷昂夫妇一起吃饭。纳博科夫没有记住他们谈话的内容，他的妻子维拉回忆说：“乔伊斯询问俄国‘蜂蜜酒’（myod）的确切成分，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纳博科夫怀疑作家间的这类社交联系，并在他早期给维拉的一封信里，详细描述了传说中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间唯一一次毫无成果的会面，是怎样被描写得走了样。纳博科夫是在何时首次阅读普鲁斯特的？英国小说家亨利·格林在回忆录《打起行李》^①中写到二十年代初期的牛津：“所有的人都装作关心优秀文学，懂法文的人都知道普鲁斯特。”剑桥好象也一样，尽管大学生纳博科夫对他的俄罗斯人身份已经着迷到了无法摆脱的程度：“我害怕由于异国的影响而失去或玷污我从俄国带出来的唯一财产——她的语言，这种恐惧变得极为可怕……”在一九三二年，当他首次同意由里加报纸的一名记者刊登访问记的时候，他否定了在柏林居住的数年给他的作品以任何德国影响的暗示，他说：“谈谈法国的影响更为恰当：我喜爱福楼拜和普鲁斯特。”

^① 亨利·格林（一九〇五——一九七三），英国小说家、戏剧家。《打起行李》出版于一九四〇年。

尽管纳博科夫在柏林居住了十五年之久，按照他本人对语言的高标准，他从来没有学习德文。“我说德文和阅读德文的能力都很差，”他对里加的来访者这样说。三十年后，在为巴伐利亚广播公司拍摄电影访问记时，他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初到柏林时，我被一种莫名的恐慌所困扰，唯恐学会了流畅地讲德文，就会以某种方式给我的珍贵的俄文根基带来缺陷。事实上，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俄国流亡者的圈子里，接触的是俄国友人，阅读的全部是俄文报纸、杂志和书籍。我对当地语言的唯一侵扰是那些客套话，即和我的房东或女房主、以及买东西时必须说的那套常规语言：我想要一点火腿肉等等^①。当时我没有学好德语，现在颇感遗憾，这种遗憾出自文化角度。”然而，他在少年时代已经接触了德文的昆虫学著作，他的第一项文学成就是为一位俄国的音乐会歌唱家将海涅的几首诗译成克里米亚语。在他的后半生里，在懂德文的妻子的帮助下，他核对他本人作品的德文版本，并在他关于《变形记》的讲稿中大胆地改进薇拉和埃德温·米尔的英文译本。在他的那本颇具卡夫卡风格的小说《斩首的邀请》的译本前言中，他宣称在一九三五年创作这部作品之前，他没有读过卡夫卡的作品，对此是没有理由表示怀疑的。一九六九年，他对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者说：“我不懂德文，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当卡夫卡的《变形记》在《新法兰西评论》上登出之前，我无法阅读他的作品。”两年后，他对巴伐利亚广播电台说：“我象读荷马和贺拉斯的作品一样读歌德和卡夫卡。”

① 此句原文为德文。

在这部讲稿中，纳博科夫讲到的第一个作家是他最后选中的题目。通过《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哈波及罗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可以较准确地了解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七日，纳博科夫在康奈尔给艾德蒙·威尔逊写信，当时他刚刚在康奈尔大学开始学术生涯：“明年我要开一门‘欧洲小说’课（十九及二十世纪）。你会建议教哪些英国（长篇或短篇）小说家？我起码得讲两位作家。”威尔逊马上回信说：“关于英国小说家：依我之见，两位无可比拟的最伟大的（乔伊斯是爱尔兰人，故不在此例）小说家是狄更斯和简·奥斯丁。如果你没有重读过他们的作品，设法重读一次。读狄更斯的晚期作品《荒凉山庄》和《小杜丽》。简·奥斯丁的作品值得全部重读一遍——即使她的小作品也是出色的。”五月五日，纳博科夫回信道：“谢谢你对我的小说课提出的建议。我不喜欢简，事实上，我对所有的女作家都抱有偏见。她们属于另一类作家。怎么也看不出《傲慢与偏见》有什么意义……我准备用斯蒂文森代替简·奥。”威尔逊反对道：“你对简·奥斯丁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看你应该读《曼斯菲尔德庄园》……我认为她是六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其他五位是莎士比亚、密尔顿、斯威夫特、济慈和狄更斯）。斯蒂文森是二流作家。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尽管他确实写过一些相当优秀的短篇小说。”而纳博科夫则一反其个性，缴械投降了。他在五月十五日写信道：“我已经读了一半《荒凉山庄》——速度很慢，因为我必须为课堂讨论作许多笔记。了不起的作品。……我已经搞到一本《曼斯菲尔德庄园》，我想我也会在我的课上用它。感谢这些极其有益的建议。”六个月后，他带着几分欣